

善念

那天,我和好友阿展去吃叉烧面,吃着,吃着,阿展突然动情地向我讲述了一桩陈年往事。

读中学时,阿展的父亲失业,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的母亲,无法挤出多余的钱给阿展买午餐。每天上学,母亲仅仅给他两片面包,撒点白糖,让他就着自来水草草果腹。

阿展对我说:“不曾试过‘饥火中烧的人,绝对难以想象饥饿的可怕。起初,你看到什么都想吞,桌子、椅子、书包……甚至,风和雨,你都想吃想喝。接着,痛来了,就像有人在你胃里挂了个鱼钩,然后拼命拉,每一寸胃壁都在狂喊疼痛!母亲教我喝大量的自来水,胃沉甸甸的,便感觉不到痛了。”

学校里一个卖叉烧面的中年妇人,从其他学生口中知道了他的窘境。有一天,她主动找到他,温婉地对他说:“我每天准备的食材都有剩余,带回家去,嫌麻烦;倒掉嘛,又太浪费了。以后,你每天来我的摊子,我给你煮碗面吃。”

纵然是傻子,也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阿姨想保护阿展的自尊心,可阿姨不知道,阿展的自尊心早就被饥饿吞噬了。阿展在心里默默地说:“阿姨,谢谢您。这份情,我记在心上了。”

每天扎扎实实一大碗叉烧面,给了他活力、精力和动力。他埋头苦读,凭借奖学金读到

大学,毕业后,在政府部门任职。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里那个善心的面摊阿姨。

终于,这一天,他带着一张支票,返回当年的学校。

面摊还在,阿姨还在,叉烧面的香气依旧,只是阿姨老了,皱纹如叶脉细细铺在脸上。

阿展报上姓名,面摊阿姨非常高兴,一个劲儿地喊道:“啊,我一直都记挂着你!你长高了、变壮了,我差一点儿不认得你了!”

阿展简单地述说了自己离校以后的情况,末了,取出支票,请阿姨收下。阿姨看也不看,便把支票推回去。阿展以为她客气,坚持要她收下,双方推来推去,相持不下。最后,阿姨叹了一口气,决定坦陈真相:“老实告诉你吧,当年,是你的年级主任韩老师要我这样做的。几年来,你在学校吃的每一碗面,都是由她付钱,每个月结一次账。不过,她再三交代,绝对不能让你知道,所以,我才一直保守秘密。现在,时过境迁,告诉你也无妨。”阿姨顿了顿,又补充道,“再说啊,韩老师如今也不在了。”

阿展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面摊阿姨,心里像有只受惊的麻雀,一下子被搅乱了。韩老师的形象,也快速浮现于脑际——黑白掺杂的头发直直地垂着,眸子含笑,说话慢条斯理的,有着用不完的耐心。她是他的语文老师,但只教了他一年。他毕业离校后,韩老师便因

罹患乳腺癌而去世。记得曾有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吊唁,他当时为了应付初级学院的考试而忙得天昏地暗,就没去。只是想起韩老师的孜孜矻矻、鞠躬尽瘁,心里未免有些许遗憾和难过。

如今,他和韩老师已阴阳两隔,才知道,韩老师一直像个慈母,默默地关注着他,照顾着他,直到他毕业。

离开面摊后,阿展走向校长室,征得校方同意后,以校友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,资助贫寒学生用餐。

当年老师的一个善念,点燃了一个少年心中的火种——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,阿展还是学校里那个匿名的赞助者。

作者:尤今



不速之客

這只白貓,是個不速之客。一天早上,父親打開門,看到它趴在門檻上,像草結一樣縮成一團。它輕輕叫喚一聲,眼神可憐極了,父親動了惻隱之心,喂了它幾條小魚。從此以後,它便把這裏當成家,再後來,乾脆在糧倉里找了個角落,生下四只小貓。

當了母親之後,白貓立刻變成一個“女強

人”。除了捉老鼠,它還會找些“零食”來補充營養。它特別擅長偷襲,河里的魚、天上的鳥、溝里的泥鰍,全成了它的食物。它尤其擅長捉鳥,開始的時候,是曬穀場上偷食穀子的鳥,後來是停在樹枝上休息的鳥,它總是悄無聲息地靠近,然後像閃電一樣撲上去。由於吃得好,它有了充足的奶水,小貓們個個胖乎乎的,圓得像球。

村里的人愛開玩笑,白貓生下小貓後,鄰居便跟父親說:“恭喜你當外公了。”可父親一點兒當外公的喜悅都沒有,他很糾結。家里也曾經養過貓,後來,走的走,死的死,想起來都是傷心的往事。最後一次養的是一只黃貓,很愛撒嬌,喜歡在父親的小腿邊蹭來蹭去。後來,黃貓失蹤了,三天後被發現時已經死在了河灘邊,尾巴被人打斷了。它的屍體在陽光下曬着,側着頭,眼睛睜得大大的,還是那麼明亮,好像沒有一絲痛苦。父親以為它還活着,叫了一聲,它沒有應,叫了兩聲,還是沒有應……父親把它裝進麻袋,挂到村西小樹林里的樹上。從那天起,他就暗暗發誓不再養貓。

一天上午,趁着母貓出門覓食,他悄悄走進糧倉。這四個小傢伙剛吃完奶,睡得正香,它們咬着粉紅的小舌頭,一只枕在另一只的小肚子上。聽到腳步聲,它們很不情願地睜開眼睛,只睜了一條縫,旋即合上,發出輕得不能再輕的叫聲,那聲音溫柔極了,聽得人心都要融化了。父親輕輕地撫摸它們,又像抱外孫一樣,將它們抱起來,放進紙箱。紙箱里墊了一件舊棉衣,它們在里面晃來晃去,像坐上了轎子,很是享受。

母貓回家後,發現小貓不見了,立刻叫喚起來。起初是低聲短促地叫,充滿着母親的溫柔,它以為淘氣的孩子躲起來了。可是,聲音在空蕩蕩的房間里消散,沒有一點回應。它的叫聲馬上變了,拉得長長的,帶着哭腔。它滿屋子找,聲音越來越嘶啞,越來越無助。

父親在睡午覺,母貓便跑進父親的房間,換了一種聲調叫喚,好像在責問,又像在哭訴。父親裝作沒有聽見,它猶豫了一下,跳上床,在父親的枕頭邊躺下來,溫柔地叫喚着,好像在說:“請問,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孩子?”任憑它怎么叫喚,父親始終沒有睜開眼睛。

見父親無動于衷,母貓便衝出房子,滿村地找,邊找邊叫喚,聲音淒慘至極,讓人不忍心聽。它仔細搜索着每一個角落,每一間房子,每一個草垛……仍然一無所獲。後來,它縱身一躍,跳到村口的草垛上,望着通往鎮上的小路,一動不動,眼神猙獰,好像那幾個調皮的小傢伙偷偷跑到鎮上買零食去了。

那天晚上,下起了雨。雨勢很大,天空和大地好像連在了一起。父親有些內疚,無法入睡。他放小貓的地方,是曠野里的一片草叢,離我家有足足一里地遠。他不知道那四只小貓會不會找地方躲雨,他想起身去看一看,但終究還是沒有下床。他安慰自己說,不管怎么說,反正家里不能再養貓了。

第二天,雨過天晴,父親起床後,像往常一樣推開糧倉的門,看到了那四只如毛線團般圓乎乎的小東西。母貓抬起頭輕輕地“喵”了一聲,眼神疲憊而又欣慰。昨天夜里,它竟然找到了它們,又把它們一只一只地叨回來。

父親心頭一酸,退出糧倉。掩門的一瞬,他想起逝多年的母親。

作者:盛慧



最後一堂語文課

年以後,我開始多多少少明白了其中的意思:高考前的人生輕薄如紙,越往後走,生活才越顯

獵戶出去打獵,碰上了運氣,打了一頭野豬足有三百斤重。

他叫來幾個人,把野豬抬回了家,宰殺處理之後,裝了滿滿幾筐肉推着土車去集市上賣。

獵戶心里非常高興,想着野豬肉新鮮,在集市上肯定能賣上好價錢,一路推着車,一路哼着小曲,根本沒感覺累。

天氣酷熱難耐,獵戶渾身冒汗,但他還是加快了腳步。他知道,到集市上越早越好,大家都是趕早集的。

獵戶趕得很快,走山路走一半了。可沒想到,走到了半山腰,土車壞了,這可打他個措手不及。

怎麼辦呢?回家取工具修車怕肉丟了,往集市走,這麼多肉根本扛不動,想找人幫忙,可等了半天也沒見一個人。

獵戶很着急,再晚一會,集市就散了。況且天氣這麼炎熱,肉很快就會變壞的。他一時沒了主意,站在那里,急瘋了。

一位大師路過這裏,獵戶趕忙請他出主意。大師停下來,想了一會兒,對他說:“施主,請趕緊背上筐,能裝多少裝多少,然後把其他的肉放在這裏。”

獵戶一聽不高興了,這可是新鮮的野豬肉,值好多錢呢!放在這裏,如果丟了怎麼辦,那我豈不是白送給別人了嗎?他搖頭說不同意。

大師笑了,沒有言語,拿出身上的水袋,然後死死地把口堵住,問獵戶:“我馬上中暑了,想喝水,可瓶口根本擰不開,怎麼辦?”

獵戶想了想,對他說:“趕緊找人吧,把口擰開?”

“可我再不喝,就要暈死了,怎麼辦?”大師又追問。

獵戶愣在了那里,不知如何回答,他感覺大師這是在有意考他。

大師見他沒有動靜,迅速地折了一根樹枝,然後狠狠地扎破水袋,水流了出來,大師趕忙用嘴接水,直到喝得不能再喝為止,然後把水袋扔在一邊,對他說:“扎破水袋,我肯定有損失,但我畢竟喝夠了。你記住,捨不得就得不到啊!”說完,不理獵戶,繼續趕路了。

獵戶看到了這一切,立即明白了大師的用意,他背起一個最結實的筐,最大限度地裝上肉,快步走向集市。

作者:程剛



出複雜與沉重的本來面目。如果有一天我們再相見,我一定要問她:“究竟怎樣才不會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?”

可惜我不會再有與她傾心交談的機會。2012年年初,我的老師于春秋鼎盛之年因病逝世。

在她的追悼會的前一晚,我夢見自己回到高中,穿過人來人往的校園,紫色的花瓣像蝴蝶一般停留在我的肩頭,又翩翩而去。我看到老師在人群中出現了,帶着微笑,許多學生走上前攬住她,她們並肩走一段,然後又分手。而我在不遠處凝望,偶爾她看向這裏時,我就招招手,可她並沒有回應我,然後在斑斕輕柔的風里消失了。

第二天,我去送她,所有學生都傳看着她生前的最後一封信,信里寫道:“從知道得病至今,我一直坦然和平靜。我總是想,人不能只允許自己遇到好事,不允許自己遇到壞事。當不順或困境找到我時,我會反問自己,為什麼不可以是我?於是就能平靜地去面對。”

那天,我看着這幾句話,用袖子擦着淚水,卻越擦越多。

如今,距離老師去世竟然又過去了3年。每當夜深之際,想起她留下的這些話,我的眼淚依然會奪眶而出。老師啊,倘若你我還會相逢,大約會是在那輛“在雲海里馳行”的列車中了,我並未辜負你“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”的第一個希望,想來也不會辜負你的第二個希望:揹負着沉重的人生向前走時,依然不會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。

文章來源 微信公眾號“德川咪咪”,王 贊圖